

陳 林

一 顛倒的民主

從學理上說，國家認同是民主政治的前提而非對象。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公認為一種普世價值，但民主仍然屬於國內政治範疇。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邏輯上，民族國家都要先於民主政體。歐洲中世紀的教權為王權所取代，而有所謂近代民族國家，其後發展出民主政治。民主不是甚麼神聖的靈丹妙藥，而是世俗的交易機制，但是這個交易機制有一個最底限的平台，那就是最基本的國家認同，否則遊戲無從玩起。

國際社會的現實，迄今無所謂民主。順便說一句，如果世界各國包括美國都將稅收和軍隊交由聯合國管理，而聯合國事務由全球一人一票決定，對此，作為人口第一大國，我想中國可以樂觀其成。又假設中國單方面宣布一場大選，產生「中華-美利堅」的總統，縱使美國人不投票，中國人也足以掌握「多數」，但是這樣一位「多數總統」，對於美國人擁有正當性嗎？這就印證了，民主的範圍要先於程序。

2004年台灣大選，陳水扁蓄意將這樣一場領導人物及其公共政策的選擇，混淆為國家認同的選擇。民主的前提成為民主的對象，這樣的民主是顛倒的。他所推動的「公投制憲」，又試圖廢除目前仍然在台灣地區適用的1946年中國憲法。作為中國擁有台灣主權的政治象徵和法律依據，這部憲法是當年兩岸全體中國人民意志的體現，這樣的正當性，區區台灣一隅之地的民意，又如何足以相抗衡。如果民主的程序罔顧民主的範圍，這樣的民主是無效的。

二 「認同」，還是「仇恨」

本來，按照仍然施行於台、澎、金、馬地區的「中華民國憲法」，國家認同並非問題。國家認同就是中國，只不過共產黨1949年改國號為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，而國民黨的傳統立場，如連戰所說，「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」。「中華民國」是當年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的結果，與目前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素有歷史淵源，這個政治圖騰曾經對於國民黨更為有利。時運不濟的是，繼國共內戰失利後，國民黨所堅持的「中華民國」對外國際空間日漸萎縮，對內又背負著二二八事件以及長期威權統治的道義重累，在內外夾擊之下，幾乎快要變成一項負資產。但是，台灣仍然有不少民眾對於「中華民國」懷有深厚感情，現階段維持「中華民國」對於台海穩定更具有重要意義。

畢竟對陳水扁而言，你選的哪門子「總統」？難道還不是「中華民國」「總統」嗎？他這時候不敢直接否定「中華民國」，但是不斷暗示其為「外來政權」，與之相對應地，喊出了「延續本土政權」的口號，精心炮製了所謂的「本土認同」。究竟認同甚麼？據說是「認同

這塊土地」。土地又不會說話，究竟誰能代表這塊土地？誰認同誰？原來是根據先來後到，似乎外省人、甚至客家人才有認同問題，佔人口多數的「台灣人」（實為閩南裔）就沒有認同問題，當然地代表台灣，前兩者要認同於後者，照此邏輯，恐怕只有原住民才有資格選「總統」，偏偏原住民領袖對這樣的「本土認同」嗤之以鼻。這種「認同政治」只有希特勒的「納粹政治」可以遙相呼應。

於是「愛台灣」的專利也被狹隘定義的「台灣人」所壟斷。民進黨自命為「台灣人政黨」，其所要求民眾的「愛台灣」，就是無條件、無原則地支持自己這個黨及其候選人。陳水扁這次選戰的主軸，更完全以所謂「愛台灣」和「賣台灣」劃線。然而，一朝大權在握、沐猴而冠、雞犬升天的民進黨新貴們，禍台灣日深矣。

台灣歷史上的漢人、原住民衝突，漳泉、閩客械鬥，乃至戰後本外省人之間的相互歧視與不互信，經過幾年的交流與通婚，族群原本不再是個問題。但是經過政治人物的刻意運作、媒體認識的隨聲附和，這種「想像的衝突」再次使社會受到重創。陳水扁之險勝，關鍵正在於「福佬意識」在中南部的發酵，選前兩聲槍響更是催化劑。陳水扁欲蓋彌彰地說，「台灣沒有族群問題，只有國家認同問題」。實則是，他人為分化國家認同，主動挑釁兩岸關係，並以此挑撥省籍、族群，不惜在人群中製造敵我，作為選舉動員的工具，社會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。

選後曾經有學生質問陳水扁：「為甚麼要常常說人家不愛台灣？不能說投一號就是愛台灣，投二號就是『中國人』，這不是『認同』，而是『仇恨』」。陳水扁裝模作樣地回答，他與民進黨都應「率先檢討」自己是否「做得不夠」引起「誤會」。這卻讓很多台灣人士聽來心驚肉跳，難道他還做得「不夠」嗎？

三 利用民主推動台獨，還是利用台獨或所謂台灣意識玩弄民主

筆者憂心之台灣問題，倒不在於「台獨」。「台獨」是國共內戰、兩岸分裂所孕育的怪胎，更是威權專制、強姦民意所造就的孽種。如我多年前研究指出的，究其實質，「台獨」本來是個偽問題，雖然有些弄假成真的可能。縱使其變身為「台灣共和國」，對內不會比「中華民國」贏得更多的安全穩定，對外更不會比「中華民國」擁有更多的國際空間。所以，「台灣獨立」和當年的「反攻大陸」一樣都是自欺欺人之談。大陸就算不去興兵討伐，而置之不理，「台獨」自拉自唱，也折騰不出甚麼花樣來，卻只會導致台灣的日趨邊緣化，本錢愈來愈小。

陳水扁的問題，與其說是共產黨所指責的「利用民主推動台獨」--他沒那麼有理想，倒不如說是利用台獨或所謂的「台灣意識」玩弄民主。「台灣意識」，冠以台灣之名，說白了是「福佬意識」（閩南意識）。被惡意挑撥的族群對立，讓我們感到階級鬥爭的幽靈再現，至於所謂「去中國化」種種，簡直與「文化大革命」的思維如出一轍。民進黨愈來愈像當年的共產黨，只不過一個玩「票」，一個玩「槍」，相信土改、反右之時共產黨也都掌握形式上的「多數」。而今天的共產黨反倒愈來愈像當年的國民黨，日益遠離意識形態的顛倒夢想，在威權政治之下大力推行技術官僚治國，專注於務實的經濟建設。至於現在的國民黨，怎麼看也不像個在野黨，則在試圖學習當年的民進黨，從反對運動幹起。台灣民主化的老前輩、民進黨的前主席許信良成為國民黨的街頭支持者，而台灣腐敗化的老前輩、國民黨前主席李登輝成為民進黨的幕後操盤手。這一切真是歷史的絕妙諷刺。

民進黨一貫指責國民黨的黑金問題，曾經自詡為「清流」，卻去擁抱國民黨最大的黑金源泉李登輝，而國民黨的黑金問題正是在李登輝執政時期積重難返的。筆者的台灣朋友更指出，「偷吃還要會插嘴」，民進黨不僅腐化之快超乎想像，而且「吃相太難看」，不擇手段，無所顧忌。究其真愛為何，究竟是台灣，還是台幣？由此可知矣。

「權力導致腐化」，英國史學家阿克頓爵士（Lord Acton）所提出的這一定律，對於民進黨當然是適用的。類似的還有，美國60年代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富布賴特（Sen. William J. Fulbright）的名言：「權力的傲慢」（The arrogance of power）。有所不同的是，在台灣，權力新貴的傲慢更充斥著島民心態的偏狹，小人得志狀的政治暴發戶比比皆是。但民進黨的沉淪卻不是上述常理可以完全解釋的。對於權力應有的制約，民主緣何失效？法治為何不彰？更令生疑的是，相當部分的選民居然能夠一再加以漠視或容忍。這恰恰說明陳水扁政權雖然經過了形式上的選舉程序，其權力的真正來源並非民主，而在實質上莫如說是一種民粹政權，不僅僭越民主，而且漠視法治；既構成中國統一障礙，更敗壞台灣民主前途。

筆者所認識的台灣人士特別是「本省籍」朋友，就單個人來看，大都淳樸善良，勤勉禮讓，敏感自尊而又軟弱輕信，往往囿於「歷史悲情」，容易坐井觀天，被民粹政客所利用。他們時常憂心於「台灣走不出去」。現在看來，「走不出去」的重要原因，恰恰也在於走不出自己。台灣中南部的下層社會，更是一味挺扁，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。僅僅因為這是一位「台灣人總統」，「台灣人」就必須原諒他的一切，一邊抱怨陳水扁一邊投票給他的人也不在少數。陳水扁與李登輝一樣都沒膽量宣布獨立，卻有手段操弄族群，煽動民粹。民粹是民主的一種異化和反動。「台灣人」、「愛台灣」更是徹頭徹尾的民粹符咒，將反對者的一切主張妖魔化，將自己的一切行為正當化，於是他們的腐化無能成為枝節問題，被忽略不計。這才是台灣最深刻的危機所在，也日益引起島內外有識之士的憂慮。

四 從憲政危機到人權危機

台灣2004年大選落幕，「選舉無效」之爭方興未艾，高潮迭起。選前一天的槍擊案仍然疑雲重重，而借機啟動所謂國安機制，肆意剝奪軍憲警投票權的司馬昭之心卻是路人皆知，又夜以繼日地、有組織地在中南部造謠誣指連宋，也明顯以不正當的方式影響選情。至於在大選的同時違法綁架其所謂公投，作為選戰工具，更是一路引起爭議不斷。

縱使陳水扁獲得一半選民的支持，卻不足以成為另外一半選民的「總統」。扁偽政權，呼之欲出。來自台灣的觀察表明，反對者所感受到的，非但是敗選之苦，而有如亡國之痛。台灣尚未獨立，已經先行分裂。選民敵對和社會紛爭正是由陳水扁一手造成的。所謂「選舉無效」，當從這樣一個政治高度加以審視，而不僅僅訴諸於法律程序求解。認同問題而非民主問題，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並不適用，何況他並不見得果真取得了多數，更何況他嚴重涉嫌以明顯不公正的方式才取得極其微弱多數。

四年前群眾圍困國民黨中央黨部，只是追究李登輝的敗選責任，並不質疑選舉結果本身。今天街頭抗議群眾呼籲驗票、驗傷，當局仍然一拖再拖。果真實現驗票、驗傷，也不足以澄清陳水扁政權的正當性。當前重要的已經不是糾纏於法律程序的細節，而須正視這是一場空前嚴峻的政治危機。這場危機遠非可以推諉於馬英九的台北市政範疇，而是肇因於陳水扁本人的整體憲政危機，解鈴還須繫鈴人。

如果眼睛只盯著雙方得票率0.228個百分點的些微差距，請不要忘了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在位

時居然可以統計出將近100%的支援率，而希特勒更是借助於所謂民主選舉上台而大行專制的。薩達姆對全世界說「No」，只不過是要維持其在國內的統治，而陳水扁有樣學樣地「對中國說No」，同樣是混淆視線。薩達姆已經垮台，陳水扁也深陷於正當性危機之中。順便說一句，如果槍擊事件發生在連戰身上，甚至發生在民進黨立法委員沈富雄身上，都不會引起如此之多的質疑。這恰恰說明，由於為人所熟知的「扁、變、騙」的政治個性，陳水扁的誠信早已破產，他的正當性原本不足。

陳水扁虛擬的所謂的「台灣認同」，「對中國說No」，用心更在於反覆暗示國民黨是「外來政權」，宋楚瑜是「外省人」，而連戰祖籍台灣卻出生於大陸。陳水扁強姦民意的所作所為，於中國大陸毫髮未損，卻已經一再地、深刻地傷害到台灣少數族群，如同希特勒以雅利安人的「德意志認同」迫害猶太人，更如同希特勒以持續迫害猶太人取得永遠統治德意志的正當性。如果陳水扁類似的伎倆一再得逞，可能引發大規模的人權危機，更將葬送台灣五多年來的民主果實。目前台灣民眾特別是外省族群的不安全感加劇，移民潮再起，亦可為證。

這樣一個天天指責別人不認同台灣、自己卻從來沒有真心認同「中華民國」的人，果然印證了「竊國者為諸侯」這句話。他對內仍然要以「愛台灣」為假面具，對外卻絲毫不敢放棄「中華民國」這一護身符。退一萬步說，假使陳水扁對於台灣公投建國情有獨鍾，也不妨建議他回台南老家先行一試。既然台灣可以「獨立」，台南為甚麼不能獨立？掙個「台南王」過過癮，一雪當年競選台南縣長失敗之恥，而不要去綁架更多無辜人民。至於在最近台北的示威人群中，已經出現「台灣南北分治」、「北台灣公投，北台灣獨立」的標語，顯而易見人民拒絕政治綁架的最後哀號。須知，對岸中共的飛彈只要不落在頭上，就不是暴力；如果閒置不用更好比廢鐵一堆。陳水扁的選舉暴力無時無刻不存在，直接傷害人權。

五 兩岸關係下的台灣民主

政績可以一塌糊塗，誠信可以一文不值，更無論權力的腐化、傲慢與偏狹日益猙獰，只要找出「內奸」和「外敵」不斷加以妖魔化，就能夠通過所謂的民主程序綁架人民，直到走向玉石俱焚。可以預言，只要有兩岸問題在，台灣的「中央」級民主就難以正常發展（地方縣市一級的民主倒有可能先行完善）。

美國民主、共和兩黨之爭，追根究底，往往只是公共政策上諸如稅率高低幾個百分點的議題，因此哪怕零點幾個百分點的得票差距，在兩組候選人之間固然會有抵觸，但雙方的選民卻不至於如何抗爭和敵對。但對台灣而言，當國家認同以及相應的族群、省籍成為選舉操作的伎倆一再奏效，則民進黨日益成為一個民粹黨，姑且不論統獨問題，這對台灣民主本身是一種傷害和桎梏。

台灣海峽橫互其間，兩岸問題的長期存在，將這個局面難以逆轉。這就是筆者所強調指出的，台灣民主的陷阱。台灣向來自視為東亞民主的「優等生」，也被期望成為華人社會的表率。但這個優等生到了三歲，小學已經畢業了，很難繼續長大，因為民粹群眾永遠只有三歲，兩岸問題的解決現在看來更是遙遙無期。德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曇花一現的「魏瑪共和」，卻是殷鑑不遠；中南美、東南亞的民主失敗，更是近在眼前。

六 台灣民主，攻守之勢異也

國民黨和共產黨長期都以各自的「革命建國」有「功」，向人民予取予奪，進而不許別人「革命」。這在過去招致很多的批評。但是，現在似曾相識的是，民進黨也儼然以「民主改革」有「功」，就可以作威作福，甚至不許別人「民主」。更有甚者，搞得別人連「愛台灣」的資格都沒有了，「愛祖國」之聲更是噤若寒蟬。

誠然，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曾經在台灣問題上一再犯下錯誤，但是，民進黨成功地利用了這些錯誤，卻並不表明他們邁向正確。台灣民主，攻守之勢異也。人們包括廣大的「民主愛好者」，不可不察。我注意到某些朋友把「台灣」一元化、把「民主」符號化，缺乏對於台灣內部政治生態的深入分析。革命不是一聲炮響那麼容易，民主遠非一張選票那麼簡單。

筆者更無意否定民主。但是，民主的前提先於民主的對象，民主的範圍先於民主的程序。如果一個黨自命為「國家」的化身，另一個黨被指為「國家」的敵人，這樣的兩黨政治不可能是民主政治。在民主過程中，必須防範專制，但主要是警惕民粹，民粹是專制的前奏和偽裝。在中國轉型時期，上層有寡頭化的傾向，下層更有民粹化的危險，畢竟我們處於一個具有民粹溫床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中。我們今天指出台灣民主的陷阱，要問陷阱為誰而設--也為我們而設。

陳 林 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

《二 一世紀》(<http://www.cuhk.edu.hk/ics/21c>) 《二 一世紀》網絡版第二 八期 2004年7月31日

© 香港中文大學

本文於《二 一世紀》網絡版第二 八期（2004年7月31日）首發，如欲轉載、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，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。